

群書治要

第六冊



世界書局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合編

縮印日本尾張藩刻本五十卷

# 群書治要

第六冊

晉書二卷 六韜 陰謀 鬪子一卷

管子一卷

晏子 司馬法 孫子一卷

世界書局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群書治要 /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合編  
-- 一版 -- 臺北市：  
世界, 2011. 03 印刷  
冊：公分  
ISBN : 978-957-06-0433-7 (第 6 冊：平裝)  
ISBN : 978-957-06-0438-2 (全套：平裝)

1. 經書

098.5

99026182

**群書治要 第六冊**

120-  
7509

著者 / (唐) 魏徵 褚遂良 虞世南  
發行人 / 閻初  
發行者 / 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 /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址 /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 / (02) 2331-7963  
真 / (02) 2331-7963  
網址 / [www.worldbook.com.tw](http://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 / 00058437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 / 11011年3月1版1刷  
定價 / 全套十冊 台幣11000元

**群書治要 第六冊 目錄**

卷二十九

晉書上

七三一

卷三十

晉書下

七五〇

卷三十一

六韜 隱謀 翳子

七八一

卷三十二

管子

八〇六

卷三十三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八三四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九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晉書上

紀

武皇帝諱炎，字安世，文帝太子也。泰始五年，廷尉上西平民麴路伐登聞鼓，言多妖妄毀謗。帝詔曰：「狂狷怨誹，亦朕之愆，勿罪也。」孫盛陽秋云問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固執所論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微表求治罪，詔曰：「謙言謇諤，直意盡辭，所望於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乎？陶所執不嘗此義，而微越職奏之，豈朕意乎？」乃免微官也。

咸寧四年，大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詔曰：「異服奇技，典制所禁也。其於殿前燒裘，甲申，勅內外敢有犯者，依禮治罪。」

太康元年，吳主孫皓降。有司奏晉德隆茂光被四表，吳會既平，六合爲一，宜勒封東岳，以彰聖德。帝曰：「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群臣固請弗聽。」于寶紀云：太康五年，侍御史郭欽上書曰：「戎狄強橫，自古爲患。魏初民寡，西北諸邊郡皆爲戎居。今雖伏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失土，禍

今晉北  
執河作  
已北二  
字

翊太原安定裁居數縣其餘及上郡盡爲狄庭連接畿甸宜及平吳之威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平陽北統河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使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太原雜胡出於其表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紳納荀綽略記云世祖自平吳之後天下無事不能復孜孜於事物始寵用后黨由此禡採擇嬪媛不拘拘華門父兄以之罪臺非正形之謂屬禁以之攢聚實耽穢之甚昔武王伐紂歸傾宮之女助紂爲虐而世祖平皓納吳姬五千是同皓之弊也

惠皇帝諱衷字正度武帝太子也永平元年遷

皇太后于永寧宮賈后諷群臣奏廢皇太后爲庶人居于金墉城九年賈后誣奏皇太子有悖書帝幸式乾殿召公卿百官皆入詔賜太子死以所謗悖書及詔文遍示諸王公司空張華曰此國之太禍自漢氏以來每廢黜正嫡恒至喪

亂且晉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尚書僕射裴顥曰臣不識太子書不審誰爲通表誰發此者爲是太子手書不宜先檢校而王公百官竟無言免太子爲庶人幽于金墉城永康元年前西夷校尉司馬閻續輿棺詣闕上書曰伏見赦文及榜下前太子過手疏以爲驚愕自古已來臣

本晉武  
作武

子悖逆未有如此之甚者也。幸賴天慈全其首領。臣伏念適生於聖父而至此者。由於長養深宮。沈淪富貴。受饒先帝。父母驕之。每見選師傅。下至群吏。率取膏梁擊鐘鼎食之家。稀有寒門儒素如衛綰周文石奮疏廣者也。洗馬舍人亦無汲黯鄭莊之比。遂使不見事父事君之道。臣案古禮。太子居以士禮。與國人齒。以此明先王欲令知先賤。然後乃貴。自頃東宮亦微太盛。所以致敗也。非但東宮歷觀諸王。師友文學亦取豪族爲能得者。率非龔遂王陽能以道訓。友無直亮三益之節。官以文學爲名。實不讀書。但共鮮衣怒馬。縱酒高會。嬉遊博奕。豈有切磋能相長益。臣常恐公族凌遲。以此歎息。今適可以爲戒。恐其被斥弃逐遠郊。始當悔過。無所復及。昔戾太子無狀。稱兵拒命。而壺闌二老上書。猶曰子弄父兵。罪應笞。漢武感悟。築思子之臺。今適無狀。言語逆悖。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爲輕於戾太子。尚可禁持。檢著目下。重選師傅。爲置文

學皆選以學行自立者及取服勤更事名行素聞者使共與處使嚴御史監護其家絕貴戚子弟輕薄賓客如此左右前後莫非正人使共論議於前但道古今孝子慈親忠臣事君及思愆改過之比日聞善道庶幾可全昔太甲有罪放之三年思庸克復爲殷明王又魏明帝因母得罪廢爲平原侯爲置家臣庶子文學皆取正人共相匡矯事父以孝事母以謹聞於天下于今稱之李斯云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由陛下驕適使至於此庶其受罪以來足自思改方今天下多虞四夷未寧將伺國隙儲副大事不宜空虛宜爲大計少復停留先加嚴誥若不悛改弃之未晚也臣素寒門不經東宮情不私通也臣嘗備近職情同閭寺惶惶之誠皆爲國事臣以死獻忠輒具棺槧伏須刑誅書御不從遣前將軍司馬送太子幽于許昌官賈后使黃門孫慮賊太子于許昌于寶紀云史臣曰世祖正直居體重言慎法仁以原下寬而能斷故民諱惟新四海歡悅矣聿修祖宗之志獨納羊祜之策役不二時江湖來同夷吳蜀

於之壘塹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城班正朔  
匱乏者取資於道路故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  
言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  
百代之一時矣武皇旣崩陵土未乾而楊駿被  
誅母后廢黜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宗子無  
繼城之助而閼伯實沈之隙歲構師尹無具瞻  
聞内外混淆名實反錯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  
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門關無結草之  
固李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劉淵王彌撓之於青  
冀二十餘年而河洛爲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  
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  
而苟且之政多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  
於亂誰能救之于時天下非贊弱也軍旅非無  
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  
之散吏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  
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  
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衣爲旗非戰  
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効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  
王連顚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  
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  
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  
國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之衆非吳蜀之敵也脫未爲兵裂衣爲旗非戰  
之器也自下逆上非隣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効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如拾遺將相侯  
王連顚受戮乞爲奴僕而猶不獲后嬪妃主虜  
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  
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  
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  
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  
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利百姓是以感  
于原未嘗躊躇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重  
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若積水于防燎火  
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  
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  
慈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求明察以官之篤  
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趣  
淵澤也然後設禮文以理之斷刑罰以威之謹  
乎安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廉耻篤於家閭邪  
以害義又況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  
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故延陵季子  
則不遷是以昔有天下者之所以長久也夫豈

風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  
異於先代、又加之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  
居正當官者以虛蕩爲辦而賤名檢行身者以  
放蕩爲逼而狹節操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  
治道傳咸每亂邪正皆謂之俗吏其倚仗虛曠  
之實情惡者皆名重海內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依阿無心者爲身擇利而秉鉤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大  
極貴戚之子弟凌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  
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謾賢之舉子真著崇謾  
而莫之省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長虞直筆而  
不知女功絲枲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先時而婚  
任情而動故不取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瀆亂上  
下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況責之間  
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禮法  
刑政於是大壞如水斯積而決其堤防如火斯  
蓄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先顛其此之  
謂乎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施之所由察  
度純買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考平吳之功  
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功  
臺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核傳咸之  
奏錢神之諭而觀寵賂之彰民風國勢如此雖  
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范變必爲之請死賈誼  
必爲之痛哭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而臨之  
哉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内外其所  
由來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成皇帝諱衍字世根明帝太子也咸和七年詔

除諸養禽之屬無益者、集書令史夏侯盛表曰、  
伏聞明詔悉除養熊虎之費、舉朝增慶咸稱聖  
主、伏惟陛下未觀古今成敗之戒、而卓尔玄覽  
明發自然、遣除無益、務在嗇民、誠可謂性與天  
道、生而知之、孔子十五志學、四十不惑、陛下年  
在志學之後、而思洞不惑之前、三代之興、無不  
抑損情欲、三季之衰、無不肆其侈靡、陛下不學  
其興、而與興者同功、不覽其衰、已去衰者之弊、  
道侔上哲、德邁中古、吐絲髮之言、著如綸之美、  
臣聞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人主之言、則右史  
書之、陛下此詔既當等之史籍、又宜宣布天下、  
自喪亂已來、四十餘載、塗炭之餘、思治久矣、陛  
下智成當年、而運值百六、德音之詔、發自聖德、  
願復觸類而長之、廣求其比、無使朝有遊食費  
祿之臣、野有逋竄不偹之民、使居官者必有供  
時之賦、則何患倉廩之不實、下土之不均、凡修  
此術、易於反掌耳、臣誠總猥、官自朝末、不足對  
揚盛化、裨廣大猷、然自覩聖美、心悅至教、自忘

叢細謹拜表以賀

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少子也咸安二年詔曰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開忠信公坦之門塞浮僞阿私之路詢名檢實致之以道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粃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強寇未殄勞役未息每念民疲力單則中夜忘寢若不弘政以求民瘼簡除遊煩以存儉約將何以紓之耶今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可除者皆除之宜省者皆省之其鰥寡窮獨癃殘六疾不能自存皆生民之至艱先王之所愍宜加隱卹各賑賜之若或孝子貞婦殊行異操之人皆以狀條列當有以甄明其節夫肥遁窮谷之賢汨泥揚波之士雖抗志於玄霄之表潛默於幽岫之裏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讚之美使惠風流於天下膏澤被於萬物孰與獨足山水棲遲丘壑殉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古人不借賢於曩代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內外百官剖符親民各勤所司使

善無不達、惡無不聞、退食自公、平情以道、令詩人無素浪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豈不善哉、其各宣攝、知朕意焉。

后妃傳

武元楊皇后、弘農華陰人也。初賈充妻郭氏、使言於后、求以女爲太子妃、兼有遺賂、及議太子婚、世祖欲娶衛瓘女、后苦譽賈后有淑德、又密使太子太傅荀顥進言、上乃聽之、遂成婚。

惠賈庶人名南風、平陽人也、拜太子妃、性妬虐、嘗手殺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乃墮地、惠帝卽位爲皇后、虐誅三楊、逆弑太后、矯害二公、荒淫放恣、與太醫程據等亂、彰于內外、詐有身爲產、養妹夫韓壽兒、遂謀廢太子、以所養代立、專爲姦、誣害太子、衆惡彰著、永康元年、爲趙王倫所廢賜死。

傳

琅耶王佃字子將、宣帝第五子、受詔征吳、孫皓請降進拜大將軍、佃旣戚屬尊重、加有平吳之

功而克己恭儉無矜滿之色。統御文武各得其用，百姓悅仰咸懷惠化。

茂作望  
舊無封  
汝陰王  
四字補  
梁作涼  
舊無從  
封扶風  
王五年  
補之

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年五六歲能書畫誦詠詩賦，秉德清貞，宗室之中最爲雋茂。封汝陰王，遷鎮西大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大興佃農入朝，徙封扶風王。薨，西土咷懼，思慕悲哭，涕泣岐路，更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者無不拜之，其遺愛如此。

齊王攸字大猷，文帝第二子也。力行敦善，甚有名譽，爲侍中，數年授太子太傅，獻箴於皇太子，每朝政大議，悉心陳之。且孝敬忠肅，至性過人。太康三年，爲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薨。

子冏嗣，字景治，與趙王倫共廢賈后，倫篡，遷冏鎮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冏因民心怨望，移檄天下，破倫。帝反正，就拜大司馬，加九錫輔政。大築第館，使大匠營制，與西宮等後房施鐘懸，前庭舞八佾，沈于酒色，不入朝見，坐拜百官，符勅三臺，選舉不均，唯寵親昵，殿中御史桓豹奏。

敬抑可

校讎作  
所欲

事不先經問府、卽考竟之。於是朝廷側目、海內失望。間驕亂日甚。終無悛志。長沙王發兵攻問府、生禽問、斬於闈闔門外。諸黨屬皆夷三族。愍懷太子遹字熙祖。惠帝長子也。謝才人所生。少而聰慧。惠帝卽位。立爲皇太子。年轉長大。而不好學。喜與左右嬉戲。不能尊敬保傅。敬抑賓友。賈后素忌太子。有佳譽。因此密勅諸黃門宦官。媚諛於太子曰。殿下誠可及壯時極意狡猾。何爲恒自拘束。每見喜怒之際。輒歎曰。殿下不知用威刑。天下那得畏服也。太子於是慢弛益彰。或廢朝侍。有過差之聲。洗馬江統等諫。太子不能用。賈后詐稱上不和。呼太子入朝。后不見。置別屋中。遣婢賜酒棗。迫使飲盡。仍齎謗書。多未成字。稱詔令太子寫之。累續催促。醉不暇看。粗得迹。便足成悖辭。后以呈帝。帝卽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薰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而莫敢有言者。唯張華裴徽證明太子。議至日西不決。后懼。

事變乃表免太子爲庶人於是送幽于許昌宮  
賈后矯詔害太子趙王倫等廢后於金墉城賜  
死冊復太子謚爲愍懷

舊無安  
平王三  
字碑之

安平王孚字叔達宣帝弟也魏甘露元年轉太  
傅高貴鄉公卒當時百官莫敢奔赴孚往枕屍  
於股號慟盡哀奏治主者會太后有令使以庶  
人禮葬孚與羣公上表乞以王禮葬之世祖受  
禪陳留王就金墉城孚拜辭執王手涕泣歔欷  
不能自勝曰臣死之日固太魏之純臣也臨終  
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不伊不周不夷不惠  
立身行道終始若一遺令素棺單椁斂以時服  
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高密王泰字子舒宣帝弟馗之子也封爲隴西  
王遷太尉爲人廉靜不近聲色身爲宰輔食大  
國之租服飭麤素肴餚疎儉如布衣寒士事親  
恭謹居喪哀戚謙虛下物爲宗室儀表

劉寔字子眞平原人也太祖引參相國軍事寔  
以世俗進趣廉讓道缺乃著崇讓論其辭曰古

舊無高  
密王三  
字碑之

百官下  
舊有具  
任爲百  
官五字  
補之

之聖王之治天下，所以貴讓者，欲以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皆欲己之賢也。故勸令讓賢以自明也。賢豈假讓不賢哉？故讓道興。賢能之人，不求自出矣。至公之舉，自立矣。百官之副亦豫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草廬之人，咸皆化之。推能讓賢之風，從此生矣。爲一國所讓，則一國士也。天下所共推，則天下士也。推讓之風行，則賢與不肖，灼然殊矣。此道之行，在上者無所用其心，因成清議，隨之而已。故曰：蕩蕩乎堯之爲君，莫之能名。又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賢人相讓於朝，大才之人，恒在大官。小人不爭於野，天下無事矣。以賢才治無事，至道興矣。已仰其成，復何與焉？故可以歌南風之詩，彈五弦之琴也。成此功者，非有他，崇讓之所致耳。在朝之人，不務相讓久矣。天下化之，自魏代已來，登進辟命之士，及在職之吏，臨見受叙，雖自辭不能終，莫肯讓。有勝己者，夫推讓之風息，爭競